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龍川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録監生臣張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龍川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龍川集三十卷宋陳亮撰亮有三國紀年已著録亮與朱子友善故搆陷唐仲友於朱子朱子不疑然才氣雄毅有志事功持論乃與朱子相左羅大經鶴林玉露記朱子告亮之言曰凡真正大英雄須是戰戰

兢兢從薄氷上履過去盖戒其氣之鋭也岳珂桯史又記吕祖謙歿亮為文祭之有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語朱子見之大不契遺書婺人詆為怪論亮聞之亦不樂他日上孝宗書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盖以微風晦翁晦翁亦不訝也云云足見其才氣縱横雖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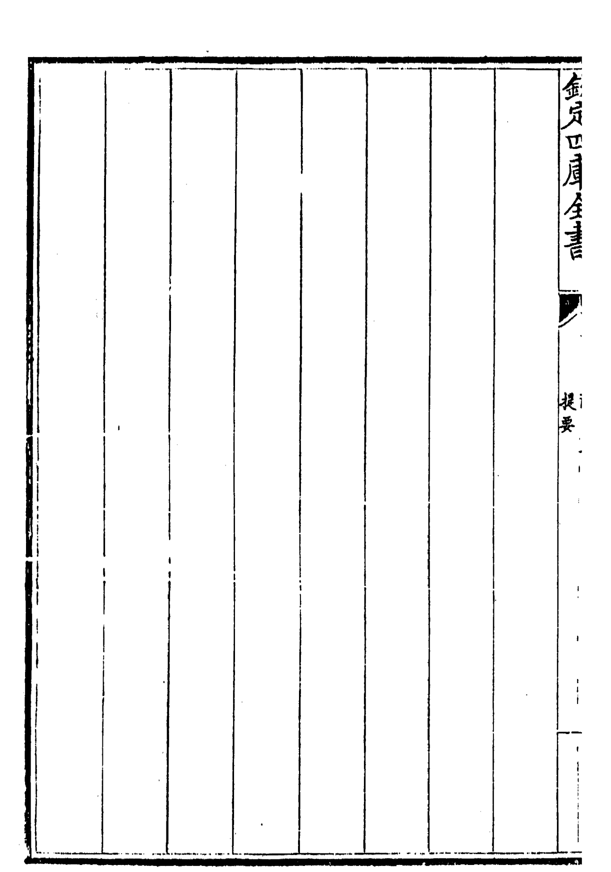
朱子之盛名天下莫不攀附亦未嘗委曲附和矣今觀集中所載大抵議論之文為多其才辨縱横不可控勒似天下無足當其意者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趙括馬謖狂躁僨轅但就其文而論則所謂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者殆非盡妄與朱子各行其志而始終愛重其人知當時必有取也宋名臣言行錄謂其在孝宗朝六達帝廷上書論大

計今集中獨有上孝宗四書及中興論考宋史所載亦同又言行録謂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今集中均不載葉適嘗謂亮集凡四十卷今是集僅存三十卷蓋流傳既久已多佚缺非復當時之舊帙以世所行者祇有此本故仍其卷目著之於録焉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龍川集卷一

宋　陳亮　撰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雖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天命人心猶有所繫豈

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中國無歲不尋干戈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慼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

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葢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

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敵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恢復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

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絶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追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天地之正氣抑

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茍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茍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

卒莫能用吴越起於蠻貊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黄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貊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敵人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

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

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敵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敵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㸃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

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伸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

敝諸侯也夫惟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敵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絶和親之議哉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

人才出矣盈虚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統數易

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當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

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絶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敵遂得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徵澶淵之戰則我國之勢寖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征令是主上之操也供貢是臣下之禮也敵人之所以卒勝我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

故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祖法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内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

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强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椿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

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外裔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外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

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莅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

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令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茍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

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

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

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頼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吕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為强梁竟以此伐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産瘠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

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

都建鄴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敵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閑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寛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

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豈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

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瘋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强兵

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其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

當萬死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臣嘗歎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奬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為方伯以糾合

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絶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讎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讎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

主痛人道之將絶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

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顔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强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為美臣以識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

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持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諜結豪望論富强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為明臣以奮厲馳驅為最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下

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為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

下喜其頤指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寖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讎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

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令者當陛下大有為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敵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

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為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為動衆舉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敵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賊彼其

忘君父之讎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辦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凖繩之内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

持之具窮矣舉浙江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原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於外裔國家之恥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

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意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為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為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為已多閲天下之義理為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底之智猶足以辨此强敵六十以往顧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為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

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茍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

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惰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祗與一二臣為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為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

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敵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

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驅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

之策百五六十年之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尚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惶恐而退踈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為常何陳事名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為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名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

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為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為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

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禄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為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禄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

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

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没於外裔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者春秋許九世復讎而再世則不問此為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聽其陸沉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餘年而

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説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仰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

故特命東宫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宫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宫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宫為撫軍大將軍歳廵建鄴使之兼統諸司盡䕶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

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敵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横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敵人能以輕師

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眞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為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與京口股肱建鄴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斤斤

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為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兎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

而書生便以為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于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鄴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葢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敵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

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讎哉遣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敵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敵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敵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

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閏位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固達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為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旁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宫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

而斗絶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為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烏

珠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馬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乖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鄴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敵人絶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

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眞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為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

不敢為翻然之喜隱忍事讎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戒喻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關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敵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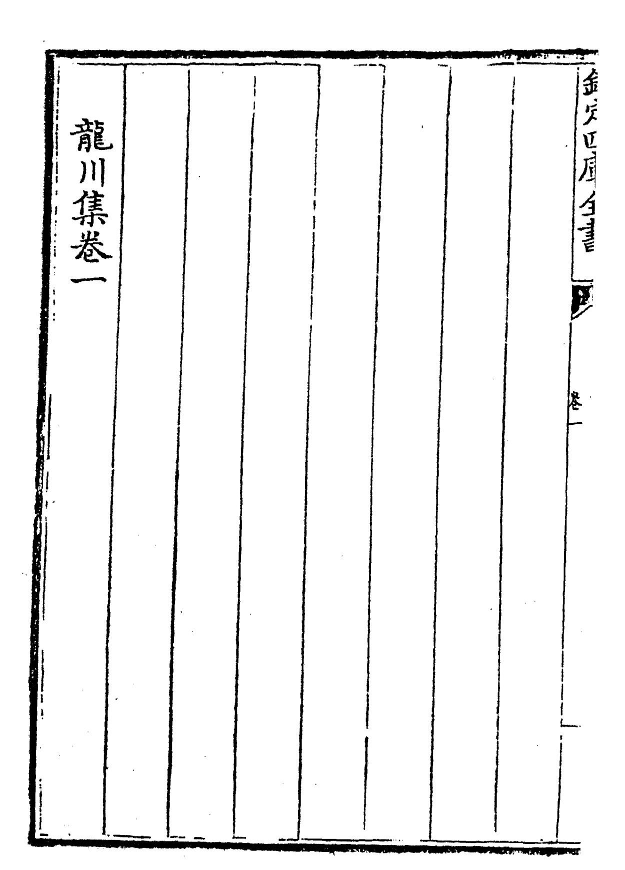
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敵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敵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

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讎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悵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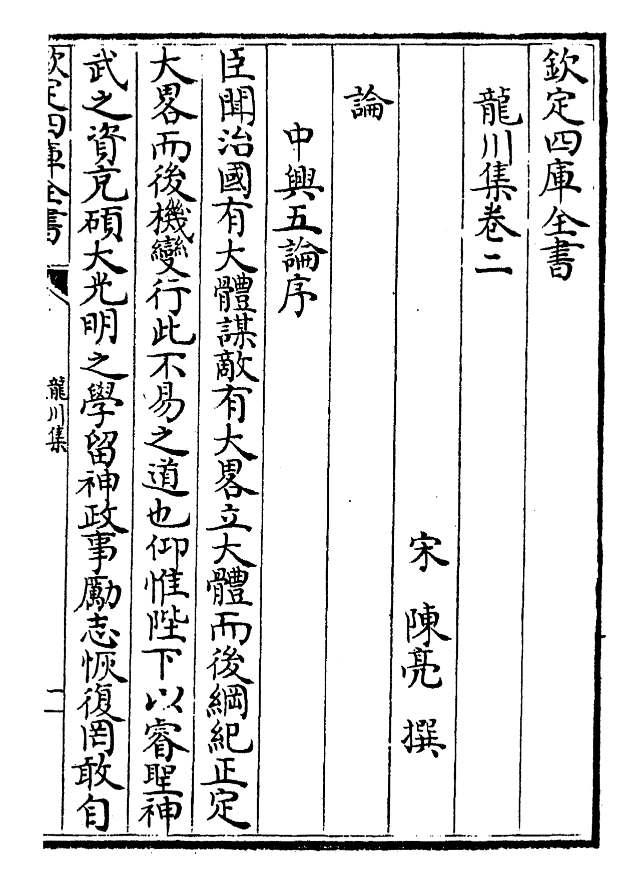
今日至此乎臣猶為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程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

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有
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
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
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
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
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
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
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

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眞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龍川集卷一



龍川集卷二

宋　陳亮　撰

論

中興五論序

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畧立大體而後綱紀正定大畧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兗碩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厲志恢復罔敢自

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畧之未定歟臣嘗爲陛下有憂於此矣嘗欲輸肝膽効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覬心雖不然跡或近似相師成風誰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為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索手東歸杜門求志因以為功名之在

人猶在已也懷愚負計而不以裨上之萬一是忽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畧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干天聽惟陛下寛其萬死不以爲草茅之言而留神財幸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中興論

臣竊惟海内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嗸嗸無告不可以

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敵主庸懦政令日弛捨邊地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外裔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敵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

老曰以俎謝生長於北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敵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過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

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

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羸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强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敵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

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内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鬬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竒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竒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横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

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可變今朝廷鑿守江之槩大城兩淮處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乘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今敵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

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為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先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

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鋭以伺觸
機而發一旦敵人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師率
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亦必截其
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為
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為固揚兵擣
壘增陴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為久駐
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
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黄安隨襄郢之間

前為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廵幸敵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師親率大軍以持鳳翔之敵別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絲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説豪傑陰為内應舟師絲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摇其胸則齊地可謀

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形援勢如猨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

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為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謏人也何足

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與論唯陛下財幸

論開誠之道

臣嘗觀自古大有爲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爲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爲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

出於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為眞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為未成雖臣亦為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為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必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不必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責其實

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媿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為欺罔位實非稱而意輙不滿平居則何官不可為緩急則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宁而嘆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為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

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為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厚禄而可使之死況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厚禄日陳於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禄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禄誘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

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間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邇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為之心沮天下願為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

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而輙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論執要之道

臣竊惟陛下自踐阼以來親事法宫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為人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

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駮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駮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

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已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為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

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
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為
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況於聖子神孫乎
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
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
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幸天下得操要之實而鑒好詳
之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辦今
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論勵臣之道

臣聞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異志者功無不隳春秋之時晉伐楚三合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晉師聞而夜還越王求成於吳而歸抱柱而哭承之以肅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

復讐謀敵非君王之獨憂乃臣下之急務也其後越父兄請報恥越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何敢勞國人以塞吾讐讐父兄曰四封之内盡吾君子子報父讐誰敢不力越王卒用以滅吳區區楚越有臣如此而謂堂堂大國反無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之義乎今陛下慨念國家之恥勵復讐之志夙夜為謀相時伺隙而羣臣邈焉不知所急毛舉細事以亂大謀甚者僥倖苟且習以成風陛下數降詔以切責之厲天威以臨之

而養安如故無趨事赴功之念復讐報恥之心豈羣臣樂於貧陛下哉特玩故習常勢流於此而不自知也臣願陛下慨然興懐不御正殿減膳徹樂夕惕若厲立羣臣而語之曰朕承太上皇帝付托之重念國家之深恥志在復讐八年于茲若涉淵氷未知攸濟而羣臣玩故養安無肯戮力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大寳圖大業其何顔以臨於王公民士之上况敢即安以自取辱羣臣震懼頓首請罪然後徐諭之曰朕固未敢即安羣臣

猶以朕可與有為其各共厥職勉趨厥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逮者無尸厥官朕將明賞罰以勵其後繇今以往羣臣咸為朕思所以畏天愛民求賢發政富國强兵復讐謀敵之道無以小事塞責無以小謀亂大相與熟講惟新之政使内外有序則朕即安之日陛下惕然側席圖濟大業而羣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報其上是人而禽獸者也誅之殺之何所不可誠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則何事之不濟乎

論正體之道

臣聞君以仁為體臣以忠為體徧覆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慶歴間杜衍輔政遇有内降輙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宫韓琦秉間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即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追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

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吕夷簡堅以為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廬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鋭意於有為不顧浮議而羣臣持禄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强敵而羣臣動欲隨順圖塞谿壑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計羣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尚為得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總攬大柄端己責成畏天愛

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辭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為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為法天下有不足為者矣

此己丑歲余所上之論也距今能幾時㡬故篋讀之已如隔世追思十八九歲時慨然有經畧四方之志

酒酣語及陳元龍周公瑾事則抵掌叫呼以為樂閒闊世途毀譽率過其實雖或悔恨而胸中耿耿者終未下臍也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為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然猶上此論無所遇而杜門之計始決於是首尾蓋十年矣虛氣之不易平也如此孟子曰詭遇而得禽雖若丘陵弗為自視其幾矣又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豈不為大憂乎引筆識之掩

卷几坐者良久

龍川集卷二

龍川集卷三

宋 陳亮 撰

問答凡一十二道

三代以仁義取天下本於救斯民而非以位爲樂也齊威挾尊周以自私敗商周之常經而開爭奪篡殺之禍其流既慘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爲陳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劉項藉

之以起沛公號為寛大長者三章之約足以動天下而入其心宜本於為民而起矣方其窮時縱觀秦皇帝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其意豈出於為民邪天下既定周防曲慮如一家私物此豈三代公天下之法邪唐太宗與劉文靖之謀似矣與其父謀所以免禍而迫脅以從之何其舛也尊隋之舉代王之立殆若濯泥於水而明白洞達之事僅能以九錫歸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於漢則其

義豈足自附於三代乎然而國祚之久長斯民之愛戴曾不減於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則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

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羣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則相率而聽命焉曰皇曰帝蓋其才能德義足以為一代之君師聽命者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天下哉以至

於堯而天下之情偽日起國家之法度亦略備矣君臣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桀紂之足以亡天下而堯以為非天下之賢聖不宜在此位豈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諸不肖之子哉取舜禹於無所聞知之人而歷試以事以與天下共之然後舉而加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為公而其道終不可常也禹以為苟未得非常之人則立與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孫之不能皆賢則有德者

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無損於天下之公也湯以為天下既已聽命於一家而吾之子孫不擇其可與之者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於民上則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賢而已不幸而與之不當其人則天下之公議終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實總之以聽命於天子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覬覦爭奪之門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

矣此豈一世之故哉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師古始而欲傳之萬世使天下疾視其上翻然欲奪而取之勢力一去則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稱孤之心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劉氏不有以大異乎天下之姓氏則君臣之分猶可干而三代之統緒未可繼也周防曲慮豈將以私天下哉定于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為之分裂者十餘世及李氏之興則猶

劉氏之舊也彼其崛起之初眇然一亭長耳其盛者不過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慮而勃然有以拯民於塗炭之心三章之約非蕭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而其臣凡下無以輔相之雖或急於天位隨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賢聖而適當春秋戰國之亂卒不得行其道以拯民於塗炭者無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苟誠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猶可察也使漢唐之義不足以接三代之統緒而謂三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世儒之論不破則聖人之道無時而明天下之亂無時而息矣悲夫

漢高祖起布衣以爭天下及大業既成而父兄故無恙也然尊之封之皆有所感而後發而或者猶

置餘忽於其間唐之太宗既已一切委命於父兄矣己未庚申之變豈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於瞽象周公之於管蔡夫必有其道矣豈聖人之事不可復見於後世而天下冒冒然以强弱小大相為雄長而彼善於此者亦可以一天下而歸之正乎人道之不滅者幾希矣精微委曲之際處其所不可處以待聖人之復起者固不可以無論也

匹夫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變而古今之所

無也彼豈有熟講素定之規模而其臣相與把手以奮起草莽之間又豈嘗學古以從事哉仁義禮樂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既已一切盡廢而利害緩急廹乎其前則裂土定封無所愛惜至於著在人心不可泯滅者或有感而後發或因以泄其餘怨亦其勢然耳嗟夫此豈可謂非天哉自黃初以來陵夷四百餘載劉石諸姓迭起以主神器而民生常覬一日之安寧於非所當事之人人道失其統紀而天地幾於不立矣此非有超世

邁往拔出之英豪安能掃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獨可以常法嗣之乎據非所當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天誅之則人殺之耳天未嘗不假手於人是以太宗抽矢蹀血忍於同氣犯天下不義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為是天實為之而非吾過也天人之厭亂極矣豈其使建成元吉得捻其惡以自肆於民上哉人心蔽於自見而天命不知所歸是治亂安危之

大幾也昔者周公葢憂此矣孺子離襁褓寧幾時而武王疾日病周公懼其事之不可繼也至誠委命於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數年之命而孺子可輔以立他日管蔡之誅為天下誅之耳要以使天命即於人心所可安之地不然則吾心豈能盡白於天下而何以為後世訓乎天命之所在若決江河故檀車煌煌牧野洋洋雖聖人不敢以疑貳之心而承之也顧其所以先為之地者至矣人欲謀我而我亦謀之是以亂易亂

也而其地安在哉雖其決於承天命以脫民於塗炭有足自解者而終不即於人心之所安至今論者猶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盡歸之天哉

三老董公以仁義遮說漢高帝而三軍始為義帝縞素項氏不復能自直於天下名義之不可負蓋如此儒者正名之說雖起於管仲之尊周而自漢以來則以此舉為明驗矣然人為萬物之靈而仁義智數蓋不可以雜而行也不出於高帝之誠心

而欲以欺天下則名義乃自外來乎故三軍縞素本足以納侮而不足以形敵然劉項同受命於義帝坐視同列之賊其君而不問則聖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是三軍縞素而大義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機無乃真在此乎合内外而論之宜必有以處此者

晉奚齊義不足以君國聖人書以為君之子而卓子則書君者里克君之也秦以智力兼天下其亡楚尤為無

道蓋天下欲共亡之久矣況當天下潰亂之時蓋不必用懷王以從民望也項氏君之而諸公皆稟命焉則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為名則君之不利其實則害之自立自廢各從其私是君臣無定位而以強弱為輕重率天下之人如驅羣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為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輕天下亦甚矣董公者發天下之公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於既絶者也揭項氏之不義於天下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雖微高帝猶不可

以自立葢董公之遮說幾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高帝之義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孫權之自立非義也使魏氏不得自正於天下則人道不至於盡廢雖聖人不得而明權之非義也

三代之剏業以封先聖之後為念而論功行封猶待其定也至周則大封同姓於其間為國五十有三而猶未以為慊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為已私者天之立君豈為姬姓而設乎漢興患異姓之強

大而大封同姓以鎮之其道蓋本諸此矣七國同時舉事黥彭之患不如是之併也誅鋤剗削至於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湮微而后族之禍又成矣聖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禍亂心有親疎則禍福倚伏於無窮雖聖智不得而防也周漢之法豈世變之窮而至此乎合天下而君之疎遠之人何負於國家而周以宗强此果何道乎不然漢誘之周而周公其衰矣

昔孔子論三代之損益可知蓋自堯之親睦九族積而至於周之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國者亦其損益之可知者也然其義遂窮而不可繼故春秋之諸侯以其子弟為卿者聖人皆以弟書之獨於季友之來歸不係以親而書曰季子蓋其賢者則與衆共之其不賢者聖人以為有國者之私其親而其義不通於天下也豈非參酌四代之制以為萬世通行之法哉漢高帝與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平定諸公各以南面稱孤帝猶疑

其不可盡信也分王子弟以據其衝而庶孽與其不肖者一切不問庶幾以為可自附於周家親親之義而不知權勢既成雖親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賢也不思天下之公義而用其謀國之私心是非利害徇於目前而使前後相矯卒不得其正禍亂相尋於無窮不獨漢氏為可憫而魏晉宋齊不能以是一日為安者蓋親疎之義不明也出其子弟之賢者以與天下共之其不賢者養以國家之私使親賢參錯而禍福治亂一付之

天下之公而吾無容心焉聖人之作春秋以待後聖者蓋如此

項羽喑嗚叱咤千人皆廢而能恭敬愛人自屈於禮節之士其仁與勇可謂兼之矣至於賞不妄與豈不足自附於惟衣裳在笥之義邪漢高帝乃饒爵邑以來天下之頑鈍嗜利亡恥者開國承家之初而顧以小人先之卒用是以勝羽羽之目當不瞑矣使天下有疑於儒者之道其不自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聞諸侯修德以興矣未聞崛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稱孤之心也當草昧之時欲以禮義律之智勇齊之而不能與天下共其利則其勢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竝起而爭此非先王之常勢也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勢而不能用是以一日為安蓋其初不能參用項氏之所長以消伏異時黨與摇動之心此正陳平之所預見而深憂而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何嘗一日而廢哉蓋田横之末去郡國豪姓之末徙四老人

者伏於商山而不可招致高帝雖死而目不瞑也異姓諸侯王之憂特衆人之所共憂耳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聖人其知之矣

周召毛畢實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既沒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諸公之子孫族屬比閭族黨之賢修身飭行以自見於斯世者非一人其卓然者豈不可與公之子孫族屬共執國政哉然而位終不得過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則不得以任公

卿之位此果何法也春秋譏世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終無一人得附見於冊書雖聖人之法亦不免隨世而立歟漢高帝與蕭曹諸公共起而亡秦天下既定非嘗更當時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賈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獨絳灌之專其寵利也然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則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雖以房杜為宗臣而天下之賢者始雜而用之然其後遂無世臣之可倚更任迭

用雖賢君亦不克其終豈君臣之際無終始之義則其勢必至此邪然合天下而君之而獨私於共事之臣宜非聖人之公道而周漢之法果可為通行之法乎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君臣不克其終則大義廢而人道闕矣此豈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設位之初類聚羣分以戴其尤能者為之長君奉其能者為之輔相彼所謂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異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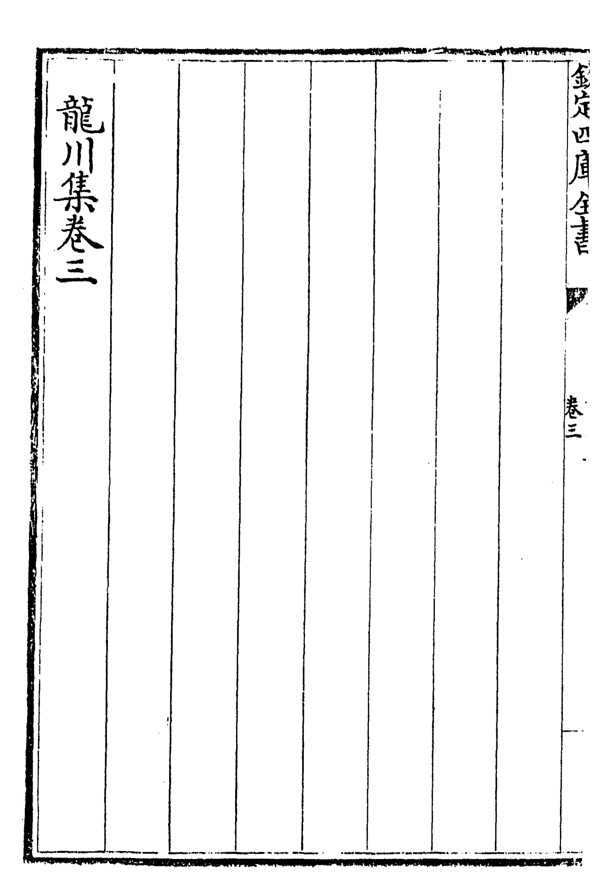
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舜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葢欲其君臣相與世守之以達天地之大義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與肇造人紀而維持其國家者亦欲其代修祖父之業而君臣相保與國無窮使天下之人有所觀仰愛戴而不敢窺伺其間以覬幸國柄横生意見紊亂綱紀使天地大義有所廢闕而厭故喜新敗亡相尋而不悟也惟其子孫族屬舉不足以當賢者之選而後廣求天下之賢聖以庶幾於一遇而

中接墜業不敢有加焉如高宗之於傅説是也此豈君臣之常法哉孔子之作春秋其於三代之道或增或損或從或違必取其與世宜者舉而措之而不必徇其舊典然於君臣之大義未之有改也其譏世卿葢譏其不擇世臣之賢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輕視其上皆有擠而取之之心其勢必至於君臣之不相保故惓惓於一世之賢者悉使之附見於冊書如蔡季紀季楚屈完齊高子曾季友叔肸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

族則其世家之舊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則何猒於世
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至於死生
恩禮之厚而適遭變故或不以其道終則正色書之而
無閒於曹莒之小國所以究極天地之大義而明示之
後世者也故孟子以為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
後使卑踰尊疏踰戚然猶必取其國人皆曰賢者繇此
言之豈樂於君臣之不相保而新故相易以求快一時
之耳目哉戰國朝暮反覆之禍葢起於君臣之不相保

也漢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視平時之等夷無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領而天地之大義不復明矣然猶不使後生新學得以參乎其間也唐太宗則參而用之更一世而盡忘其舊甚者朝為君臣而暮為路人故以勢相臨而不復以恩相保緩急無一人之足依而方顧望草萊之賢者以為已用豈不殆哉惟我本朝於天下之賢者必使之揚歷中外養其資望而後至於大用故其人往往足以重人之國家而子孫習識其本末

源流家世守之至於一二百年而不替嗚呼是天地之大義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賢則超舉顯擢豈可率以為常乎朝暮不相保則是棄爵位於草萊大義廢而天下離矣



龍川集卷三